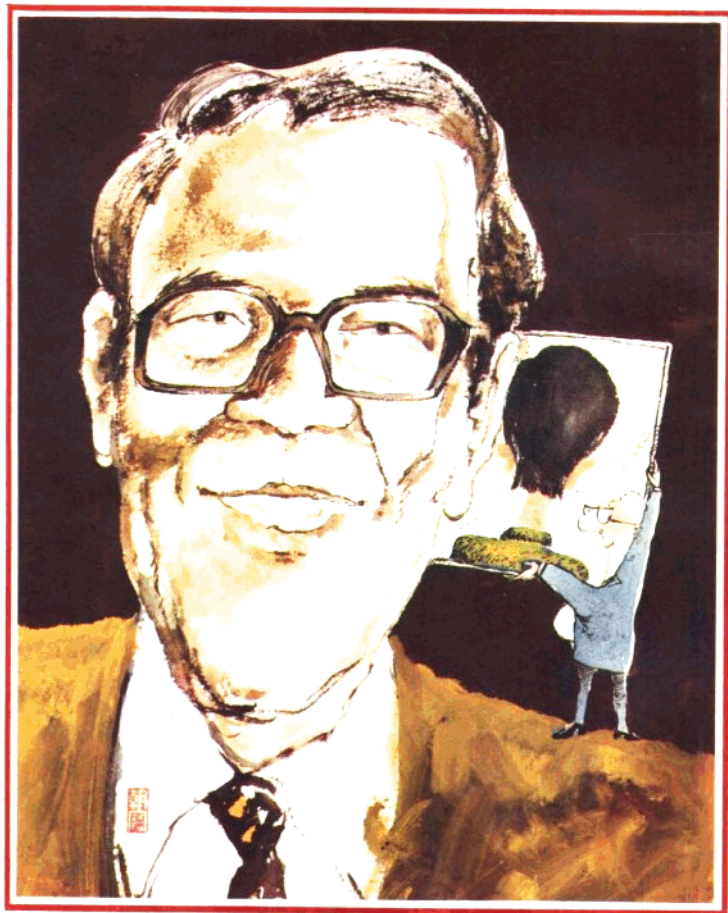


另一個角度 看柏楊

應鳳凰編



應鳳凰編

另一個角度看柏楊

版 權 所 有 • 翻 印 必 究

另一個角度看柏楊

定價 新臺幣一〇〇元

編 著 者：應 鳳 凰
發 行 人：周 自 峰
出 版 者：廣 城 出 版 社
社 址：台北縣永和市福和路七巷十一弄三號
郵 撥：一九三五七帳號
電 話：九二二一五〇九號
台 北 門 市：台北市許昌街廿八號
電 話：三一七一七七二・三一二一八二四
海 外 總 經 銷：星光書報社
台 北 市 寧 波 西 街 一 一 六 號
電 話：三〇三四八一二號
印 刷 者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地 址：台北中和市民有街35號
電 話：九五二一二九一・二
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初 版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
局版臺業字第〇三〇五號



柏楊在香港



在吉隆坡大馬路協的歡迎會上演講

SECTION TWO

The Straits Times

二期星 日四十二月二年一八九一

華



南洋商報



楊楊一社人聯馬地帶掀起一陣

柏楊在馬被緝

【本報訊】馬地帶警方昨日在該地一帶，緝獲一名男子，該名男子被控在該地一帶，從事非法活動。警方表示，該名男子是在該地一帶，被警方發現並緝獲的。該名男子目前正被警方扣留調查中。

柏楊 特級颱風

他在本報的

台灣名作家柏楊 倪匡陪同下抵新 訪本報受熱

後：陳耀

柏楊計劃編纂馬華文學 促進馬台文習

Yung Pau
KDN 0224/81
M.C. (P) NO 124/1/81

報通

強調語文是團結紐帶
評武俠小說價值

坦然指出華人面對兩項危機 柏楊計劃編纂馬華文學作品 介紹給讀者作互相交流



作倫馬主在在
送請



柏楊在星馬地帶掀起一陣 特級颱風





吉隆坡雲頂



柏楊·張香華·倪匡·楊安娜
攝於吉隆坡巴基斯坦餐廳

隨從雜記（代序）

倪 匡

載一九八一·六·二一—二二·臺北中國時報。

緣起

忽然聽說，柏楊先生有下南洋之意，心頭一熱，立時請纓做隨員。

夫柏楊先生者，中國雜文家和歷史學者，名滿天下，讀者盈萬，舉世欽仰。我生平深通揚名之道，一聽柏楊先生要遠遊，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：如果能作柏楊先生隨員，行則有人鳴鑼喝道，食則必然山珍海味，報紙報導起柏楊先生的行踪時，在特大號字「柏楊先生」之下，總得再以小號字體來上一個「倪匡先生」，此乃揚名大好時機，豈可錯過。於是，苦苦哀求，柏楊先生有好生之德，恐怕要是不答應

，會鬧出人命來，乃慨然應允。於是乎，遂有隨從盛舉，也因之而遂有隨從雜記大作。

「隨從雜記」，記的是柏楊先生在南洋的一些瑣事。大事，南洋報章已有各種各樣的報導，不必再爲之記。雜記可補正傳之不足，可能也會比正傳有趣，讀者老爺，千萬不可忽視。

至於爲什麼要寫雜記，道理也和要當隨員一樣。因爲忽然聽說，應鳳凰小姐收集了一些柏楊先生南遊時的資料，要結集出書。立時就想到，這是再一次揚名良機。此書也，必然一紙風行，本人大名，可以再度和柏楊先生並列。此等良機，要是錯過，不但對不起列祖列宗，恐怕還會鬼哭神號，天地不容。於是，奮勇執筆。

出發之前

出發之前，在臺北，有一次聚會。參加聚會的有星加坡南洋商報經理陳滿貴先生，和一位星加坡巨商蔡民泉先生。陳先生年少，言談十分有趣；蔡先生年長，言談更十分有趣，聚會當然賓主盡歡，頭懸佛像而又是天主教徒的蔡先生，在星加坡

生意做得很大，拍胸口保證：到星加坡，我來接機。這種話，當時聽過就算，以為這樣的大忙人，只是賣賣口乖而已。後來才知道自己以小人之心，去懷君子之腹，那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柏楊先生南遊，是受星加坡南洋商報和星加坡作家協會正式邀請的，不過要聲明的是，受邀請的只是柏楊先生。所以在出發前的聚會中，陳滿貴先生雖然口說：「你去，歡迎歡迎……」心裏怎麼想，自然不知道，但既然打定了主意，總是要跟着去，看在柏楊先生的份上，總不會有什麼人把我亂棒打出，篤定放心可也。

到了這次聚會之後，可以到南洋一行，已成定局，回香港之後，自然得作各種準備，先是宣傳，逢人便說，要到南洋，和柏楊先生一起，登時令人刮目相看，身价百倍。未曾出門，便已風光倍增，心裏快樂，可想而知。

柏楊先生在臺北，我在香港，柏楊先生定的班機，要經過香港，日期、班機，都得牢牢記在心中，不然錯過了，不能和柏楊先生同時抵達，流浪星加坡街頭，那就大為不妙。

柏楊先生此次出遊，偕夫人張香華女士同行。出發的日期定在二月十日，是年

初六。本來，柏楊先生準備在星、馬之後，順便到香港過農曆年。多年在香港居住，知道農曆年期間，香港各類店舖，大都休息，連吃飯的地方都難找。再加上人人拖大帶小，出門拜年，交通混亂，自難以想像，所以議定過完了年才動身。

年初六要出遠門，過年自然過得異常匆忙，本當登門拜年的，一律通電話算數！

「對不起，不來拜年了！」

「小子你敢這樣沒禮貌？」

「不敢，可是年初六就要跟柏楊先生下南洋，實在沒有時間。」

也不知道是不是柏楊先生「惡名」在外，一提起這個理由，聞者唯唯，沒有人敢再吭聲。

一切準備妥當，只等出發。

兩百個燒餅和一大袋水菓

二月十日下午二時，直赴香港機場。自臺北飛出的馬航班機，二時四十分抵港

一到機場，來不及辦手續，入閘等候，眼看七四七巨型客機，緩緩降落，過境旅客，紛紛下機。不多久，看到柏楊先生左顧右望，搖擺而來，大聲呼叫，撲將上去，擁抱一番，又和同行者一一相見，找到椅子，坐將下來。

生平旅行，有一個大毛病，是不喜多帶行李，尤其是手提行李。因為機場狹窄，手提行李一多，真有逃難之感。（這是窮措大的話，坐慣頭等艙的豪客，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感覺。）所以一坐下來之後，看到椅旁有一大膠袋，脹鼓鼓焉，重甸甸焉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寄以萬一希望：「不是你的吧！」

柏楊先生道：「你猜猜看，猜着了，算你聰明！」

一向自負聰明，猜就猜，先提份量，約有十餘斤，再以手摸，竟然觸手發熱，當真怪不可言，連猜八十餘次，未能猜中。

猜不中，當然不是生性愚蠢，而是這袋東西，實在太怪，叫愛因斯坦來猜，也必然猜破了腦袋。只怕自有人類歷史以來，坐飛機而帶那麼一大袋這玩意兒的，捨柏楊先生而外，別無他人。

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曰：燒餅。數量是多少？曰：兩百個。是隔日預訂，當天一

早，才驅車到燒餅攤取來，所以猶有餘熱。

當得知這一大袋東西的內容之後，真是瞠目結舌，不知所云，勸道：「柏老啊，新加坡地方雖小，你老人家去了，就算人家不招待，最多擺地攤賣柏楊雜文，親筆簽名，絕不至於餓死。這一大袋燒餅，留在香港算了吧，別萬里迢迢帶到星加坡去了！」

柏楊答道：「你以為我是自己吃啊，是星加坡一個朋友，有故鄉病，教我帶的！」

我搖頭說：「這朋友太不識趣，不必理他！」

柏楊先生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小子！」

生怕忽然隨員資格被取消，立時唯唯諾諾，但是口中不免嘀咕，他的兩位女兒，佳佳和碧心，也有同感，但「敢怒而不敢言」。柏楊先生又嘆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那位朋友剛鋸掉了右腳，他想吃燒餅，我能給他帶去，會使他感到極大的快樂，我辛苦一點算什麼！」

道理自然明白，柏楊先生為人，一向如此，自己辛苦一點，只求能給朋友，或

者是給不相干人快樂。這是崇高的道德，柏楊文章中不但時時提及，而且身體力行。但是爲什麼要兩百個之多，只怪生性愚魯，至今不明。

這兩百個燒餅，後來硬是手提着，經吉隆坡轉機，而安抵星加坡，猶幸星加坡海關對於行李，根本不怎麼檢查，不然一看見兩百個燒餅，只怕誰都會懷疑內裡另有乾坤，說不定一個個弄開來瞧瞧，那才真够受了。所以，當下機之後，走向海關之前，故意落後幾步，讓柏楊先生獨自携餅闖關。想不到人家不查行李，自然是枉作小人。

兩百個燒餅第二天就專車送去，由於未曾躬逢其盛，所以也不知道那位收了燒餅的朋友如何感激，更不知道那位先生如何處理這兩百個燒餅。

一大袋燒餅，已經嚼咕了半天，在候機室休息半晌，說說笑笑，覺時光易過，已屆登機之時，只見柏楊先生首先站起，一伸手，伸向對面的一位中年婦人，把那位太太身邊的一隻老大的人造皮旅行袋，攬將過來，掛在自己肩上，直奔登機開口。

一見這等情形，驚至面無人色，心想莫非橋逾淮而變枳，一旦離開了中國本土

，人的性情就會大變，做出非常之事！這便如何是好？回頭向張香華看看，只見張香華一副無可奈何之狀，心中更叫不妙。這年頭，聞過則喜的人究竟太少，總得委婉一點說才好，於是連忙一個箭步，搶向前去，拉住柏老衣襟，先吞下一口水，然後道：「柏老啊，這種事情，萬萬不能做！」

柏楊先生道：「爲啥不能？」

事已至此，只得照直說，一面用手指一指旅行袋，一面囁嚅以告：「這……旅行袋……好像是……那位太太的！」

一面說，一面看那位太太，目光隨之轉移。不免暗暗稱奇，因爲那位太太不但沒有窮嚷瞎叫，反倒望着柏楊先生，面有感激之色。

正在疑惑間，柏楊先生已嘆了：「當然是那位太太的，她到星加坡去探望女兒，帶的行李太多，我替她拿一點，你想怎樣？」

這一下，連退三步，雙手連搖，氣都不敢透，連聲道：「沒啥，沒啥。」一面陪笑：「我哪有想什麼，不過覺得……奇怪而已！」

柏楊先生放軟聲音：「出門人應該互相幫助，這有什麼值得奇怪的！」

在這種情形下，自然不敢言語，尾隨上機，等到坐定之後，那旅行袋找到了地方放起來，不敢再向柏楊先生囉嗦什麼，只好偷偷問那位太太：「這一大袋東西，看來十分沉重，究竟是什麼？」

那位中年太太一說答案，我幾乎昏過去，曰：「水菓。」

星加坡地處南洋，位近赤道，氣候適宜，風調雨順，正是盛產水菓之鄉。就算有些水菓，本地不產，星加坡不執行閉關自守政策，廣與世界各地通商，有什麼水菓，值得萬里迢迢帶去的？

略爲定了定神，向柏楊先生低聲耳語說：「柏老，這一袋子，有二十斤，是什麼東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柏楊先生道：「當然知道，是水菓，這位太太帶去給女兒吃的！」

我道：「這位太太有點……」

本來想說「有點毛病」，但總算機智過人，知道柏楊先生最恨人家背後胡亂非議他人，所以立即打住，改口道：「有點……不怎麼對勁，星加坡有的是水菓，那位太太做這種……不對勁的事，讓她自己去，你何必辛苦自己？」

柏楊先生答：「你知道啥！這位太太的女兒，從臺灣去，才生了一個娃兒，就是想吃臺灣的柳丁，做母親的不辭勞苦，替女兒帶去，這件事本身，多麼溫暖，多麼美，我能出點力，只覺得高興！」

如果有一個人，用同樣真摯的神情，同樣懇切的語氣，在講演台上，講同樣的話，我一定要大聲喝其倒采。但是柏楊先生却正在做着他所講的事，這便大不相同。剎那之間，只覺得自己心靈之狹窄，之不能欣賞人間美好事物，之不肯幫助人，以及就算幫了人，也必然要嚷嚷到天下皆知。慚愧之心，油然而生，連忙假稱疲倦，合上雙眼假睡。

那大袋水菓，柏楊先生負責到底，直到那位太太微笑道謝，上車而去。那位太太姓啥，如今也記不得了，只知道她住在臺北天母。只怕她做夢都夢不到，替他捐那一大袋水菓的，是一到星馬，萬人空巷歡迎的大作家柏楊先生！而柏楊先生的性情之可愛，真令人佩服得無話可說。

最佳文化大使